

安慶文史資料

第

四

輯

82-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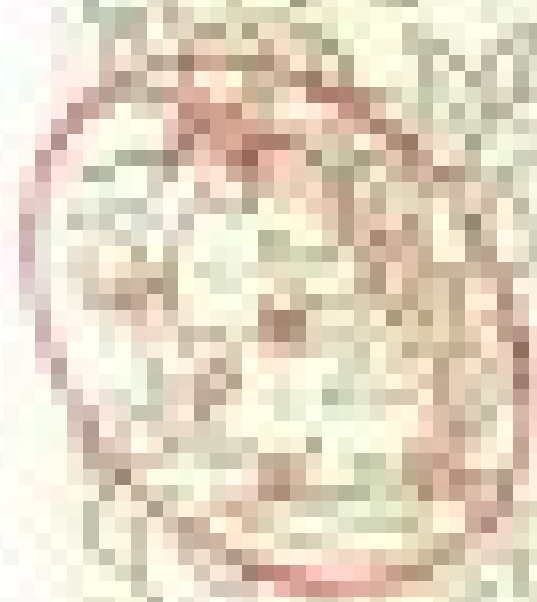
天

天

天

天

天



安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内 部 发 行)

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安 庆 市 编 史 修 志 办 公 室 编
安 庆 市 档 案 馆

一 九 八 二 年 九 月

目 录

任弼时同志在安庆狱中斗争

- 的片断……………方 诚 (1)
- 韦素园与安徽的“六、二”学运……………金杏村 (5)
- 朱锦铭烈士事略……………吴庆麟 (7)
- 回忆二十年代安庆革命活动
- 的一鳞半爪……………郭 清 (12)
- 《皖报》社工人的一次罢工斗争……………胡 诗 (15)
- 回忆日寇窜犯大别山 (立煌)
- 的暴行……………夏达人 (17)
- 张义纯在解放前夕妄图建立
- “皖浙赣边区”的破灭……………詹寿桢 (21)
- 解放前夕安庆概况……………杨起田 (27)
- 解救国难无术 主张抗日有罪……………吴天铎 (42)
- 是接收 还是劫收
- 胜利后接收安庆的亲身见闻……………吴纯嘏遗稿 (45)
- 国民党在安庆包办选举的丑闻……………王幼圃遗稿 (47)
- 伪怀宁县政府八、一九限价案的
- 真相……………程禧萃遗稿 (49)
- 安庆“五、九”米潮始末……………郑克勤 (51)
- 安庆“五、九”米潮真相……………詹寿桢 (54)

我所知道的安庆“五、九”米潮·····	张伊魁 (58)
忆安庆“五、九”米潮·····	杨起田 (60)
我替“五、九”米潮死者家属 进行诉讼的经过·····	黄光章 (63)
我对“五、九”米潮的沉痛回忆·····	何荫庭 (66)
对解放前安庆体育事业的回顾·····	陈兴起 (70)
抗战前安庆科学馆的概况·····	胡庆昌 (79)
刘镇华在安徽组织“民食调节 委员会”的内幕·····	王华章 (81)
陈调元枪杀安庆伤兵医院院长 的经过·····	应 知 (84)
回忆老友张恨水 ·····	张友鸾 (86)
回忆大哥张恨水 ·····	张其范口述 (103)
东进全椒 ·····	张 式 (110)
首战太平集 ·····	徐征发 (118)
安庆道教概况 ·····	章辉阁口述 (125)
地震与安庆 ·····	徐荫之 (130)
安庆任家坡的沿革 ·····	蒋元卿 (132)
石城——秋浦——贵池 昭明太子吃鱼与贵池命名之由来 ·····	劳 章 (137)
读者来信 ·····	张正元 (140)
两点订正 ·····	(142)

任弼时同志在安庆狱中斗争的片断

方 诚

任弼时同志（一九〇四——一九五〇）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二年了。他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弼时公社桃花大队唐家桥新屋。

任弼时同志逝世时年仅四十六岁。他一生为革命，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真是“为我人民事、牺牲命和家”。他先后两次被捕，在监狱里遭受折磨，特别是在上海租界内的西牢里，受到极其残酷的电刑，身体遭到严重损害。他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始终严守了党的机密。

解放后，终因受伤成疾，无法恢复，过早地去世了。

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十月来安徽视察党的工作。中旬，他在南陵县约同志们到公园里开会，才到六、七个人，就被敌人包围，不幸被捕。因为当时他的身份未暴露，敌人就把他和同时被捕的几位同志一起绑着送上轮船，经芜湖押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围着来看他们，任弼时同志忽然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面熟的人，原来是他家门口的小商人彭佑亭。彭常到浙江贩运丝绸，此人颇有正义感。彭佑亭发现了任弼时，异常震惊，正要张口招呼，任弼时连忙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吭声，机警的彭佑亭便一声不吭地挤了过来，押送的国民党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

亮，有啥好看！”

任弼时同志立即装佯地挣扎起来大声说：“莫胡说，我不姓赤，我姓胡，名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学徒。是来收账的……”。他还故意说出陈琮英（任的爱人）在上海的地址，暗示彭佑亭将这些情况告诉陈琮英。彭佑亭懂得了任弼时的意思，便中途下船，急忙搭车赶到上海，向陈琮英告知一切。

任弼时同志被押到安庆，送进了饮马塘监狱（现在安徽省第二监狱），一个星期之后，审讯的警官开始用吊打，跪铁链子，压杠子，顶砖头等酷刑，但任弼时同志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不变。敌人有时突然问道：“你为什么到公园去开会？”任弼时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说：“开什么会？我是到公园去玩的。”审讯的警官见无隙可乘，也无可奈何。

任弼时同志每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单薄的衣衫浸透了汗水。他时时提醒自己，这是在豺狼般的敌人面前，共产党员决不能屈服！要咬紧牙关，振作精神和敌人作斗争。

任弼时同志在狱中一方面和敌人周旋，一方面坚持做好战友们的思想工作。和他同牢房的几个人，有的是他领导下的工作同志，任弼时同志经常叮嘱他们不管敌人怎样的威胁和引诱，都不能暴露身分，“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他还经常教育同志们，要维护党的利益，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坚持斗争到底。每当同志们被审讯之后，他总是安慰说，“我们的人身自由和革命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坚强。”因此，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同志们都非常坚强，使得敌人束手无策。

当陈琮英同志听到彭佑亭的陈述后，火速地向党组织汇



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十月来安庆〔插图：项文凯〕一带视察党的地下工作，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带小女儿任苏明赶到火车站，爬上一辆煤车，异常艰难地赶到长沙，做好一切应付敌人核对口供的准备，党组织动员律师何天来从长沙来到安庆，设法把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到长沙核对口供时，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小店主身份，对任弼时同志的供词一一做了对质。陈琮英说：“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完全担保，一切由我们负责。”敌人只得罢休。任弼时同志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胜利地出狱了。他在安庆监狱里，坐了五个月的牢房，受尽了残酷的折磨，身体极为虚弱，须发变白了。更使他痛心的是小女儿任苏明，因长沙之行得了病，医治无效，不幸夭折。

据说，任弼时和陈琮英同志住在安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江边小楼上，无意中发现一份材料，有：朱德毛泽东红军于一月十四日向赣南闽西进军，二月七日进入瑞金。任弼时同志振奋极了，遂和陈琮英同志赶回上海。后来又接受党中央视察江苏的任务。

一九七九年我到北京时，由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内弟任启文同志陪同我去看望了陈琮英同志。她的大女儿任远志，热情接待，我又见到了她的二女儿任远征，三女儿任远芳和儿子任远远等，并到八宝山瞻谒了任弼时同志的坟墓。

这篇短文是我和现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任志远同志的谈话，并参照有关的任弼时同志的史实，以及走访安庆的老法界之后写成后由我爱人任质抄清的。

韦素园与安徽的“六二”学运

金杏村

青年作家韦素园，生于一九〇二年，歿于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安徽霍邱叶家集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小学时代与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等同班同学。一九一五年，进入阜阳第三师范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离校到北京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参战军，但不久便识破了段的骗局而决然离去。依其大哥韦凤章到长沙法政学校读书。一九二〇年，又随他的大哥来安庆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读书。

进校不久，安徽发生了要求拨给教育经费的“六二”学运。军阀马联甲使用血腥手段枪杀了学生姜高琦。于是群情激愤，运动空前高涨。在斗争中，韦素园被推举到省学生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他迎着斗争风浪，不怕牺牲，不分昼夜，参与编写，印刷、散发传单，积极宣传鼓动群众，坚持到斗争的胜利。

在这段时间，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并把《共产党宣言》和一些著名文章寄给家乡亲友，引导家乡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征途。

一九二一年，他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任弼时，蒋光赤、曹靖华、吴宝鹗、廖化平等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他进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回国后，于一九二五年结识鲁迅先生，经鲁迅先生推荐，曾在北京担任《民报》付刊编辑。以后又担任《莽原》编辑，译出果戈里的《外套》。出版了创作丛书《未名新集》等。病逝后，鲁迅先生亲自为他写了墓记，其中有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之语，深表惋惜。

注：本文参阅了《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三期）韦顺撰写的《韦素园传》。

朱锦铭烈士事略

吴 庆 麟

朱锦铭烈士，字景明，生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安徽省桐城县北乡官山保黄家冲（今枞阳县官青公社旺盛大队前进生产队）人。自幼从事农业，由于生长在农村，亲眼看见地主豪绅压榨农民，心怀愤懑，遂毅然奔走革命。

一九二五年春，中共党员周新民同志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朱锦铭和吴金鉴（已故）两人在该校厨房工作。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安庆成立了左派国民党安庆市党部，中共党员起了核心作用。也在这个时候，安庆地区才开始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法政专科和第一师范两校都有中共支部。朱锦铭即于此时参加了革命工作。是年秋，他调到传达室，名为传达，实则担负地下交通工作。同时由于他武艺很好，有时还做保卫工作。一九二六年秋，他经周新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经常跟王步文、柯庆施、周新民诸同志在一起活动，暗地保卫着他们。有些宣传品和刊物，多半是由他去秘密散发。有时用鸡蛋白在壁上粘贴标语。

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安庆三·二三事件发生后，周新民离开安庆去武汉，朱锦铭亦于此时随周去武汉。不久，蒋介石背叛革

命，屠杀共产党人，朱乃同周一起回到家乡（周住庐江县陡岗，朱住桐城县官山黄家冲，两家相距只有十余里）。从这时起，到一九二八年，王步文、周新民等常在桐、庐、舒各县活动。有一次，王、周与朱锦铭由桐城前往舒城进行工作，不料被敌人发觉，数十人跟踪追至离桐城约五十里的大关镇，企图捕捉他们。这时，他们都坐在茶馆里休息，情况十分危险。朱锦铭沉着而机警地双手拿着两支手枪，向天鸣枪不歇。敌人误以为他们枪多人众，惊魂不定，不敢围捕。他们三人趁此时机，将茶馆前门关上，从容地从后门扬长而去。

朱锦铭的家乡在桐、庐边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庐江七桥地区设有区委，由郑中翔、陶肇唐等人负责，受中共桐城县委领导。桐城县委是一九二八年由党支部发展成立的，机关设在桐城东门汪氏试馆内，章逐明是书记，陈雪吾负责军事。中共桐城县委属中共怀宁中心县委领导。一九二七年十月，章逐明由武汉回安庆，怀宁中心县委派他往桐城东乡汤沟镇（今属枞阳县）做兵运工作，准备发动汤沟镇商团起义，因事机不密，遂致失败。后来章逐明、陈雪吾等就在桐城、庐江两县成立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朱锦铭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就在他家成了桐、庐边界的交通站。陈雪吾常住在朱家，有关军事行动，他俩总在一起研究布置。凡是怀宁中心县委和桐城县委的干部到桐、庐进行工作的，都经过朱家，因此朱家又成了地下党活动的重要联络点。

据胡芳远、马玉龙等谈：一九三〇年阴历正月元宵节前，陈雪吾、张舜卿（今枞阳县会宫人，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被捕，在安庆被杀害。）王定华（病故）、朱锦铭等率领十

余人，装成拜年模样，到桐城北乡孔城镇商团大门前，出其不意地缴了站岗士兵的枪。这时，商团官兵正在大厅里赌博，壁上挂着十八条步枪，他们一冲而上，夺取了所有武器和子弹，以此为基础，沿着桐、庐、舒三县边界地区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租、抗债，镇压土豪劣绅。三县边区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以及广大贫雇农，纷纷踊跃参加，从此革命队伍日益壮大起来。是年七月间，中共桐城县委移设桐城北乡欧家岭（大关西边）山里，并成立皖西工农红军独立团，归四方面军领导，陈雪吾担任团长，张舜卿、朱锦铭副之，胡芳远任参谋。

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共有百余人，步枪五十余支，以桐城北乡霸王街附近岐岭和欧家岭一带为中心，进行游击活动。此地崇山峻岭，东达庐江大凹口，西通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有利于隐蔽和游击。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壮大自己力量，组织和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有一次，陈雪吾、张舜卿、朱锦铭、吴建东（吴是安庆中心县委指派去的）等，在欧家岭召开党员会议，讨论军事暴动和农民协会工作。会未结束，事泄，被桐、庐、舒三县反动武装千余人疯狂围剿。事出仓猝，他们只有凭着山势险隘，与敌人浴血奋战十余日，打得弹尽粮绝，伤亡重大，不得已进行突围，退到舒城西汤池附近龙眼山下燕窝地，把所有枪支弹药分散埋藏，以图再举。据吴建东说：在那次反击反动派三县围剿战役中，他和朱锦铭同志奋不顾身顽强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才绕道突围而出。

不久，桐城大关镇有个绰号陈大叫化子的叛变了，引着

反动派军队把那些埋藏的枪支弹药挖走了。只有陈雪吾等带着几支手枪分散隐蔽起来，机智勇敢地做党的地下工作。陈雪吾潜行渡江至江南九华山东麓据点，张舜卿、朱锦铭等则奔走于桐庐边界，联络分散的同志，等待时机，另辟活动地区。有时风声紧张，就隐藏家中。

从这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直至一九三二年秋，他们仍然坚定信心，采取个别联系的办法，继续做革命工作，不断地活跃于桐、庐边界，打击恶霸豪绅。一九三一年春，张舜卿、朱锦铭等处决了桐城北乡大劣绅光养吾，并缴获手枪一支。随后又在庐江击毙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刘之渭、恶霸程华林、郑英甫（混号郑四铁匠）等，吓得地主豪绅们不敢住在乡间，纷纷逃入城市，广大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三二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一说初五日），朱锦铭回到家中，即被距他家约十里的享堂冲官山团防吴小鲁侦悉，率领士兵将他的住屋前后包围。这时，他正在家里洗澡，来不及逃走，不幸被捕送伪桐城县政府监禁。当时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长张护棠，肃反专员徐伊福，对他百般刑讯，而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同年阴历除夕，陈雪吾刚由九华回家，又被叛党分子甘舍棠告密而遭逮捕。他俩同关押在一狱中，但仍秘密宣传共产主义，坚持狱中斗争。可是叛徒张介良矢口咬定陈雪吾、朱锦铭是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朱、陈两烈士就义于桐城县东门外紫来桥下。据当时目击者说：朱、陈二烈士赴刑场时，横眉怒目，昂首直立，以示宁死不屈。国民党反动派竟断朱陈之首，悬于紫来桥上，过路行人，莫不掩面而泣！

陈雪吾烈士就义之后，房秩五先生曾作诗悼之（诗载《浮渡山房诗存》卷二第九页）。朱锦铭烈士经国务院于六十年代颁发烈士证。现根据周新民、胡芳远、马玉龙、吴建东诸同志提供的朱锦铭烈士事迹撰写此文。朱、陈两烈士永垂不朽！

回忆二十年代安庆革命活动 的一鳞半爪

郭 青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安徽很快就有了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1922——1923年，安徽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陶唐、陶然、卜德志等人在校内编辑小型刊物，出墙报、公演话剧，当时叫文明戏，借以宣传进步思想，很能吸引人。和他们有联系的学生，可以在书店内部，买到《共产主义A、B、C》及《悲惨世界》等书籍看。进步青年拿到这些书如获至宝，高兴的说：“雪夜闭门读禁书，诚人生一大乐事”。买到书后，撕去封皮，拆成散页，分散阅读，互相交换，零散保存，以防敌人抓捕。

记得我们彼此高兴的传说着：安庆市北门大拐角头街（即现在中药铺的地方），是国民党安徽第二个省党部，实是共产党的省党部。另有门前挂着牌子国民党的省党部。王步文同志在第二省党部工作，有人和他秘密联系，指导活动。

在安庆同仁医院（教会办的）当护士的夏澍（我们是皖省苦儿院同学），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志。他们曾经约集青年人，去广州进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我的苦儿院同学中有一人去了。1927年夏澍去广州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半年后毕业回到安庆，在集贤关一带农村中